

红色信号旗

■田伟强 周超

看着这面边角已有些破损的红色信号旗，于闯回想起自己的第一次冬季巡逻。

“指导员，休息一下吧，我真走不动了！”雪夜，巡逻返回路上，于闯数次哀求后终于坚持不住，一屁股瘫坐在地上。

“不行！”指导员黄帅喘着粗气回绝，“天太冷了，我们刚休息没多久，再休息大家都会扛不住！”

战友徐赞拖着僵硬脚步慢慢走到于闯身边，把他拉了起来。

“你们经历过绝望吗？”出发前，班长吴宁还对徐赞、于闯半开玩笑地问。当时俩人对此句话一头雾水，此刻才明白班长话里的含义。

“小伙子们，坚持住啊，一定不能怂！”吴宁不断地为大家加油打气。

积雪在战士们的身上融化了再冻住，刺骨的冰冷穿透厚厚的棉衣。是冷？是累？还是痛？于闯觉得都是，又都不是。麻木的脚每迈进一步都传来阵阵刺痛，寒气从双腿涌向胸膛，后背酸痛……身体不断发出渴望休息的信号，可理智知道现在若是坐下来就

难再站起来，这就是班长说的“绝望感”吧。

“到处是白色的雪，连方向都没法分辨，什么时候才能到连队啊？”于闯忍不住又问。

“不要看白色，要在白色中找红色！看到红色我们就到家了！”指导员黄帅安慰道。

“红色？白茫茫一片哪里有红色？”于闯向远处张望着，和战友们一步一步在雪地里艰难地向前跋涉，全凭意志硬撑着疲惫的身体……

转过山角，队伍中突然传来兴奋地欢呼声：“快看，红色！是连队的红色信号旗！”

为避免夜间长时间升起信号旗暴露连队位置，留守官兵会根据需要在特定的时间，用一根竹竿将红色信号旗升起来，再由专人拿手电将旗子照亮。

“我们快到家了！”抬眼望去，远处的山坡上一面红色信号旗若隐若现，像是寒夜中一簇跳动的火焰，一股暖流涌上大家的心头。

红色信号旗像是一位坚定的守护者，让看到它的人燃起希望和力量。时任班长王彩云的妻子谭红梅2013年来队探亲，车子走到距离连队13公里时，道路被雪崩阻断，为了能尽快到达连队，王班长决定带着妻子徒步走完最后一段路。一路顶风前行，加上高原反应，谭红梅很快发起了高烧。俩人走了3个多小时后，天色逐渐暗下来，妻子意志消沉，体力也越来越不支。正在绝望之际，远处的山坡上突现连队的红色信号旗。“快看！再坚持一下！战友们正在等着我们。”王班长指着红色信号旗鼓励着妻子。

这两年，连队的条件日益改善：新修了通往连队的公路，长明电也接通了，一批批现代化装备陆续配发连队。官兵冬季巡逻有了电热靴、电热背心。上级机关还为连队配发了可充电便携式信号灯，红色信号旗完成使命，光荣“退役”。

走过的积雪并未留下可探查的印记，唯有红色信号旗记录着那些踏雪迎风的志与爱。战士们格外珍视它，把它放置在俱乐部的展柜中，寄托着连队官兵独特的情感与记忆。

俱乐部里的“传家宝”

星月照耀的夜空下，在祖国最西端的新疆克孜勒苏军分区玉其塔什边防连驻地，无边无际的积雪散发出淡淡幽蓝，高原一片寂静。

连队俱乐部里，上等兵于闯抚摸着那面珍藏于柜中的红色信号旗，等待着巡逻未归的战友。

玉其塔什边防连位于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腹地，海拔3059米，每年封山期长达6个月，素有“雪域孤岛”之称。连队四面环山，受条件限制，通信信号仅局限于连队四周的山坳中。走出这片区域后，官兵的即时通信就很难实现。由于巡逻地域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官兵每次冬季巡逻需要十几个小时，返回连队时往往已至深夜。为此，不知从何时起，留守官兵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在巡逻战友即将返回驻地时，要升起这面红色信号旗，给他们加油鼓劲，告诉他们：大家正等待着他们归来。



减压游戏

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新兵二营邀请该旅阳光女兵心理服务小分队一同开展心理疏导活动，让新战友们在“疯狂坦克”“袋鼠跳”等趣味心理游戏中释放身心压力。图为新战友们在配合完成“物资托运”。

刘自华摄

快乐军营

卧谈会

■徐水桃 曹兆雷

夜幕下的军营，熄灯号响起，数百盏灯同时熄灭，热闹了一天的连队归于沉寂，楼道里只有执勤哨兵发出的咳嗽声。

第83集团军某合成旅电子对抗连六班宿舍内，中士宋雨洋瞪大眼睛盯着上铺的床板，脑海中浮现着晚上看的综艺节目《中国诗词大会》的画面，口中念念有词：“我要是能记住这么多诗词就好了。”

“说什么呢？”一声询问从邻铺传来，原来班长刘胜利也没睡着。宋雨洋立即侧身转向班长的方向：“班长，你能背多少首诗？”

“背诗？唐诗宋词随便挑，当年咱也是文艺青年。”刘胜利瞬间来了兴致，骄傲地说。

“那我们玩诗词接龙游戏吧，必须以对方诗句最后一个字为开头，谁接不上谁明天请对方喝饮料。”

宋雨洋讲清楚规则后就先发制人，用自己名字中的“雨”字打头，开始发问：“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这个简单，我也用毛主席的诗词，‘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刘胜利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并暗暗为自己设计了一个难接的字沾沾自喜。

“血，血……”宋雨洋果然犯了难，绞尽脑汁也接不出合适的诗词，第一回合就败下阵来。“这局算我输，诗词接龙太难，咱们改成成语接龙吧！”开局不利的宋雨洋临时申请更改规则，得到班长刘胜利的同意。

此时，一直偷偷“听战”的义务兵朱强强申请加入游戏：“班长，我也正睡不着，成语接龙算我一个！”得到班长的肯定后，朱强强开心地调整睡姿，探起头

准备迎战。

成语接龙开始，朱强强以“一心一意”开局。“意想不到——到此一游——游山玩水——水落石出——出其不意……”游戏进行到第三轮，刘胜利又把“意”字甩给了朱强强。“意气洋洋！”朱强强沾沾自喜。不料宋雨洋和刘胜利分别以“洋洋自得”“得意洋洋”两个成语，把“洋”字又抛回给朱强强。

朱强强心想要找个“一招制敌”上难度的词，突然灵光一现：“洋洋得意！又是一个‘意’字，看你们怎么接。”

“意犹未尽！”这点难度还难不住宋雨洋，他很快给出了答案。

刘胜利突然想到了一个妙词，满脸坏笑地说：“尽如人意！”“意”字仿佛一个烫手的山芋又传到朱强强手中。

这次他是江郎才尽了，憋了半天没接出来。“得想个办法躲过去。”作为班里的大学生士兵，朱强强感到面子上有点过不去，心里打起了“小算盘”。

“指导员查寝。”他谎报“军情”，原本窃窃私语的几个人立刻把头埋进被窝，宿舍又恢复了宁静。等了好久不见有人进来，刘胜利大呼上当，准备继续游戏时发现两位“卧谈会”队友已经呼呼大睡。

为了显得不那么另类，小李也走进健身房装模作样地练起来。看着战友们一个个在镜子前练习动作，姿态夸张、表情“狰狞”，小李有点儿心虚，“自己这细胳膊细腿的哪里比得过战友们啊！”班长意味深长地对他笑着说：“小李啊，你看咱们班除了你，其他人的身材都还不错，本来我

想着咱们班代表连队参赛，但今天连长说了，你这个身材还得练练，不然上去准没戏。所以我们决定，这个月就重点练你啦！”大事不妙，小李眼睛滴溜一转，发现班里的战友们都嘿嘿地对着他笑，此时想打退堂鼓也来不及了。

无奈之下，他只好答应跟着战友们一起练肌肉。“燃烧我的卡路里，和零食饮料说再见。”刚开始的日子里，可是苦了小李的胃，炊事班的回锅肉对他限量供应，班长还总要拿几个鸡蛋来给他“增肌”加餐。每天，小李在战友们的带领下，练得腿疼胳膊酸，走路都呲牙咧嘴。

这边有了为了集体荣誉猛练肌肉的小李，那边还有为了爱情使劲儿减肥的指导员。

五连的指导员刚刚结婚。他掐指一算，比赛那段时间，新婚妻子正好来队。平时，妻子就总调侃他是小胖子，这次趁着参加健美比赛，他决心要给妻子一个惊喜。

经过一个月的紧张准备，第一届健美比赛终于在大家的期盼中拉开序幕。台上，战友们按照评委的提示，时而挺胸展腹，时而握拳屈臂，尽情展示着发达的肌肉、强健的体魄，引来台下战友的阵阵掌声和欢呼声。

成绩揭晓，五连指导员在干部组脱颖而出，荣获“健美先生”称号，来队的妻子作为特别嘉宾为他颁奖，让他开心不已。小李所在的班勇夺集体第一名。尽管增肌的过程有点儿痛苦，但结果没让人失望，小李不但变身“型男”，还慢慢爱上了健身。

变身“型男”

■周格格

津津乐道

“如果可以养活一株植物，你最想种下什么？”

对于普通人来说，眼前的问题似乎有些让人费解。种下一株自己喜欢的植物，这是太简单不过的事了。然而，对于驻守在海拔4800多米的岗巴官兵，这几乎是奢望。

眼看着冬季即将来临，目之所及，白的雪、黄的沙，一连几天，天空也是阴沉沉的，让人倍感压抑。如何为这枯燥的驻地生活增添点色彩，调节官兵的心情，成了教导员李强心心念念的事情。

一天，妻子发来一张照片给了李强灵感。

他们的女儿李梓瑶画了一幅美丽的风景画，让妈妈拍给爸爸欣赏。“原来，春天就在小朋友的眼睛里呀。没有春色，我们也可以绘制！”

于是，一场云端上的“赛春会”拉开了帷幕——选择自己心目中最喜爱的植物，画出来装饰在宿舍帐篷内外，看一看哪个班级最有“春意”。

转眼，贫瘠的营区变得生机勃勃盎然起来。每天，官兵们训练归来，看着“满园春色”，身心的疲惫顿时消散不少。休息的时候，大家还会聚在一起，讲一讲自己作品背后的故事。

走进1班的帐篷，一幅巨大的仙人掌首先吸引了众人的注意，这是上等兵李潇杰的“大作”。排长李元昭打趣道：“给你机会种个花，你也不画个漂亮点的。”引得大家哈哈大笑。李潇杰嘴巴一撇，挺起胸膛自信地说道：“大家不要笑，我这幅画是有深意的。仙人掌能在沙漠里顽强地生长，我也能在雪域高原扎根成长！”话毕，众人不约而同响起掌声，纷纷为李潇杰的志气点赞。

“老婆，你看！谁说我们这里寸草不生，这是我送你的玫瑰花！”视频那头，四级军士长全荣松的妻子忍俊不禁：“你忽悠谁呢！这分明是画的假花。”“花是假的，对你的情可是真的。”全荣松的甜言蜜语让前两天还在赌气的妻子气逐颜开，“那好，我明天就给你

云端「赛春会」

■陈秋任 晏良

寄一袋玫瑰花种子，什么时候你种出了真正的玫瑰花，我就原谅你。”

原以为是妻子的玩笑话，没想到几天后，全荣松真收到了一袋玫瑰花种子，这可让他犯了难。不过身边的战友们都提起了兴趣：“你有强大的‘后援团’助阵，还怕种不出一株真正的玫瑰花？”于是，战友们要来种子，通通动起来帮全荣松种花，忙得不亦乐乎。闲暇时间，一边展示绘画才艺，一边切磋园林园艺成了驻岗巴官兵的快乐源泉。

前些天，有些战友种的玫瑰花发芽了，大家都激动不已。他们计划着，等成功种出玫瑰花，有了经验后，就要种上其他种类的花草，为这云端带来真正的“春天”。

多在“屏外”获取真实的快乐

■刘含钰

乐谈

有人说，如今人们身上最不能缺的，非手机莫属。那么，放下手机，干点别的，生活会是怎样？

日前，某研究所向所属科研人员发出了课间休息尽量不带手机的倡议，不久后大家反映，闲暇时读读书、健健身，比刷手机更充实。

毋庸置疑，集通信、导航、拍摄、支付等众多功能于一体的智能手机，为我们的衣食住行和精神需求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然而令人忧心的是，有人在网上生活，有人在网上逃避生活。由于过度浏览手机上的“快餐娱乐”“消遣游戏”“八卦新闻”，致使原本属于“身外之物”的手机让不少人欲罢不能。不管是每天睡前睡前的“第一眼都是你”，还是“父母请回家团聚的子女放下手机说说话”的刷屏回，都在提醒我们，该早日解决手机上瘾这个问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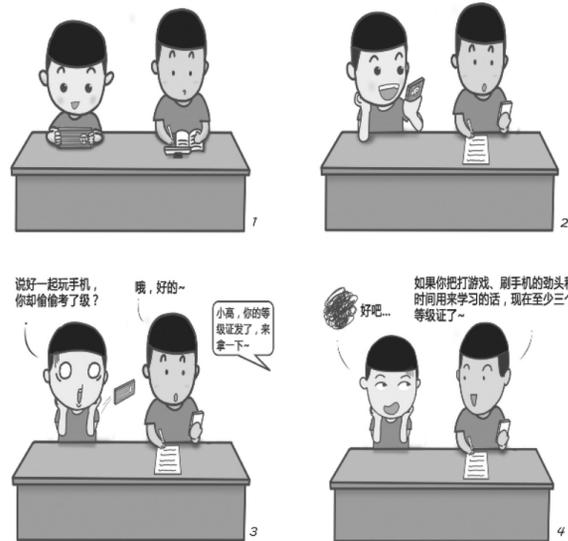
一些人为什么深感“手机是我的世界，手机没电时，我的世界就变得虚无”？心理学家给出的解释是，游戏、八卦等具有的强存在感、即时快感和社交激励，让人只要付出很小的代价便能得到快乐。试想，玩一局游戏，看一个搞笑视频，马上就能开怀大笑，这么舒服的事情，谁会愿意舍弃呢？于是，人们会迫不及待追求下一次的快感体验，再刷一遍微信、再玩一会游戏、再看一个

笑话……久而久之，人们在享受“以自我为中心”的快乐中，手机不知不觉间便难以离开了。

其实，刷微信也好，玩游戏也罢，都难以给人带来内心真正的快乐。英国德比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受情绪问题困扰的调查者更容易把手机当作放松手段，焦虑程度越重，手机使用越多。很多人在通过手机获得暂时的快乐之后，都会有明显的虚无感、自责感，懊悔自己为什么浪费那么多时间做没意义的事。

“你的注意力在哪儿，你就会在哪儿成长。”虚拟快感可怕的地方，在于它能够不断偷掉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无法专注于一件事情，导致一事无成。对于如何防止手机上瘾，有专家建议，删除那些非必需的软件，比如视频、游戏等，用节省下来的时间培养新的习惯。还有人支招，通过一些刚性措施来限制人们的手机使用时间，有意在某一时间段将手机设置为“飞行模式”。这些措施，都非治本之策，因为问题的关键在人而不在于设备本身，让人追求虚拟快感的习惯，非看是手机，实则是没有自律的生活习惯。

萧伯纳说过这样一句话，“自我控制是强者的本能”。的确，一个人如果能够控制自我，自然不会沉迷于虚拟快感之若莺。多些“屏外”生活，对工作不逃避，用实干化解焦虑，重燃与人沟通的热情，重品多彩世界的滋味，才能在奋斗中获取真实的快乐。



漫画创作 68003部队 建龙、陶雅晴